

卷十

書名 西湖拾遺四十五卷圖三卷 嘉慶十六年刊本
 撰者 清 陳樹基 撰
 卷 卷十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3
 編號 D86305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西湖拾遺四十五卷圖三卷](#) 嘉慶十六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西湖拾遺目次

卷一

西湖全圖

卷二

西湖十景圖

卷三

西湖人物圖

卷四

錢王崛起吳越勳
 雄藩



昔有湖上僧放蕩出凡俗行止跡無拘禪心絕
繫屬時或來道場喧鬧不檢束不然偕兒童泛
舟歌一曲詩文走筆成字字落珠玉飲酒不肯
住一醉萬事足豈知一醉中神異咸感觸通天
必動聽縮地能從欲游行大自在忽爾思結局
須彌納芥子滄海渺一粟

西湖拾遺卷十

錢塘梅溪氏撰

覺長老投胎一念錯

墨水源挂閣閣

從來三教說同原

日月星光萬古存

昧却前因違本性

轉教人不重沙門

話說儒釋道三教殊途同歸從來說儒爲日釋爲月
道爲星並明於天地之間不可分彼此輕重就有不
同不過是門庭設法雖然名目有殊道理却無兩樣
所以王陽明先生道得好譬如三間房子左一間坐

了如來中一間坐了孔子右一間坐了老子房子雖
有三間坐位各一總之三教聖人戴了儒衣儒冠便
是孔子削髮披緇便是釋迦牟尼佛頂個道冠兒便
是太上老君世上一總顛倒之人只信佛門陰果報
應不知我儒門陰果報應一毫不差那書上道作善
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難道不是陰果報應麼你只看
我孔夫子作春秋那稱贊的自然流芳千載那責罰
的自然遺臭萬年就把佛門的陰果報應來論我孔
子代天行事那一枝筆就是玉帝的鐵案一般一稱
贊決然生於天堂一責罰決然入於地獄何消得閻
羅天子殿前的判官小鬼牛頭夜叉可恨世上不忠
不孝無禮無義之賊造了逆天罪案却都去躲在佛
門思量做個遮箭牌這樣說將起來那佛菩薩便是
個亂臣賊子的都頭姦盜詐偽的元帥了既做了孔
夫子的罪人難道佛菩薩偏饒過了你不成世上沒
有這樣糊塗的佛菩薩況且從古來決無不忠不孝
無禮無義之賊可以成佛作祖之理有一等昏迷之

人不論好歹專好去護那佛門弟子若是好的自然該尊禮敬重他就如我儒門的聖賢一般若是犯了三皈五戒擾亂清規酗酒姦淫無惡不作這是佛門的魔頭敗壞佛法最爲可恨他還要去蓋護他這個叫做護魔不是護法還要說僧來看佛面不知儒門弟子做了不忠不孝無禮無義之事難免笞杖徒流絞斬之刑難道還說他是儒門弟子看孔子而上麼比如那黃巢原是個秀才及至造了反難道還是儒門弟子後來事敗削髮做了和尚難道便是佛門弟子敗壞儒門孔子之所深惡敗壞佛門如來之所深惡總是一樣還有沒廉恥之人假以護法爲名與和尚通同作弊坐地分贓騙十方錢糧對分肥己遂將個能言舌辨之僧以爲奇貨可居供在高座登壇說法招集婦女夜聚曉散就是楊璉真伽那樣惡禿驢他却口口聲聲稱爲大菩薩大羅漢大祖師假扮賊形鞠躬禮拜做成圈套誑騙愚民那愚民不識真假只道是如來出世彌勒下生翕然聽信至於出妻獻子有所不顧破壞風俗深可痛恨只圖佛面上

刮金果然是佛頭上澆糞你只看如來棄了王位出家還要將身餵虎割肉啖鷹雪山修行十二載野鴉巢於頂上爲法亡軀難道他是爲利不成初祖達磨爲佛法來於東土思量度世救人因與梁武帝論說佛法不合遂折蘆渡江到於少林寺面壁九載中國妬忌之人藥死他六次他都以神通救解後以傳道得人不再救解所以他的臉通變做黑漆漆的遂手持隻履西歸而去爲法亡軀難道他是爲利不成二祖神光求佛法于初祖初祖不肯輕傳二祖懇求直至大雪齊腰初祖也還不傳二祖發極將左臂割下供于佛前初祖知是道器方纔傳法爲法亡軀難道他是爲利不成還有長慶祖師坐破七個蒲團趙州祖師四十年行腳爲法亡軀難道他是爲利不成只須畧說這數位便知端的那裡有貪財利的佛菩薩祖師何況其餘種種惡事如今佛口蛇心之人假以信佛爲名無惡不作壞却佛門多少名頭多少事體深可痛恨爲臣當忠那坐在九重金鑾殿上戴冕旒的皇帝便是丈六金身紫金佛面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真正我佛如來世尊他却不肯盡心盡力赤胆忠
心一味瞞心昧已做那悞國害民的事爲子當孝那
住在三間茅艸屋裡拄竹杖的老人便是丈六金身
紫金佛面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真正我佛如來世尊
他又不肯盡心盡力承顏順志一味瞞心昧已做那
貪妻昵妾的事不知他信些什麼佛法來所以宋朝
司馬溫公禪門六偈最做得妙道

忿怒如烈火 利欲如鋸鋒 終朝長戚戚

是名阿鼻獄 顏淵甘陋巷 孟子安自然

富貴如浮雲 是名極樂園 孝弟通神明

忠恕行蠻貊 積善來百祥 是名作因果

仁人之安宅 義人之正路 行之誠且久

是名不壞身 道德修一身 功名被萬物

爲賢爲大聖 是名菩薩佛 言爲百世師

行爲天下法 德行不可揜 是名光明藏

且說唐朝一個華嚴和尚是個羅漢轉世在洛都天
宮寺講經說法一生得華嚴三昧之妙若是講經之
時便就天花亂墜地涌金蓮因此人人稱爲華嚴和

尚真個是

道高龍虎伏

德重鬼神欽

他弟子共三百餘人之多。若是堂上喫齋之時，眾弟子一齊上堂，威儀嚴整，瓶鉢必須齊集門下。一個老和尚極有道行，與眾不同，只是生性甚是躁急。彌小那時適值身體患病，不能隨眾上堂。赴會有個小沙彌，因自己沒有鉢盂，見這個老和尚患病不上堂，走來問這老和尚借鉢盂。老和尚極是慳吝，這個鉢盂道我生平愛惜，這個鉢盂日日擦磨玩弄，受用數十年，只好自用，不肯借人。若這與你恐有損失，那個沙彌三迴五次定要借這個鉢盂。老和尚只得借與，却從床上爬將起來，雙手捧與這沙彌。道我愛這個鉢盂，如同性命一般，好好借用，若有一毫損失，便是殺我性命。說了三次，沙彌接得上手，走入佛堂同眾齋食。方纔喫完，正要洗滌，那老和尚已在床上再三催促了沙彌。見老和尚催促，登時洗滌完，正要將來交付，不期老和尚大聲催促，沙彌心慌，手忙脚亂，不會看得地下一腳踏着一塊破磚，一交跌倒，把這鉢盂

打得粉碎沙彌只得走到老和尚床邊跪在地下再三磕頭請罪訴說打碎鉢盂之故老和尚不聽便罷一聽聽得了這句話把頭搖得疙顛顛的動在牀上大叫一聲道汝殺我也登時目睛怒出面色青紫咽喉氣絕而死沙彌甚是懊悔後來過了數年華嚴和尚登壇講華嚴經那沙彌也在座下聽講忽聞得寺外山谷震動呼呼的如風雨之聲華嚴和尚便招這個沙彌立在自己背後霎時間只見一條雪花也似大蛇長十餘丈大七八圍直捨入山門裡來腥臭不可當目光如火張開血盆那口直到講堂擡起頭來高有丈餘似四圍尋覓之狀衆僧都驚得汗出華嚴和尚拿起錫杖望地下一震道孽畜不得無禮那蛇遂低頭閉目華嚴和尚高聲說法道旣明所孽當回向三寶遂教滿堂僧衆齊聲念佛與他說三皈五戒說完那蛇遂轉頭向外蜿蜒而出那時老和尚有弟子在座華嚴和尚對那老和尚的弟子道這蛇就是汝之師父修行有年將成正果只因慳吝一個鉢盂惱恨而亡變成蟒蛇適纔來此要吞啖這個沙彌若

吞了這個沙彌當墮地獄再無出世之期我今與他受戒他明白前因當捨此蟒蛇之身矣你們可出山門外一看此蛇何如衆弟子一齊走出山門觀看只見此蛇所過之處草木盡行偃仆就如車輪推過的路一般此蛇行到幽谷之間以頭觸石而死衆弟子走來回覆了華嚴和尚道此蛇已到裴郎中家投胎作女人身性甚聰慧年十八當死死後復轉男身長大修行方得成道說畢卽分付一個弟子道汝可入城到裴家訪問此女今欲產下却甚艱難可往救其性命弟子領命而去走八城中來到裴家那裴寬爲兵部郎中也是華嚴和尚座下弟子他夫人臨盆已六七日再產不下正在危急之際聞得師父差人來到卽忙出見顏色甚憂道吾妻臨盆已六七日再產不下甚是危急那弟子道師父正爲此一段緣故特來救取遂教裴寬在堂門外淨設床席焚香擊磬連呼和尚三聲夫人卽時產下一女身體平安後長至一十八歲而死死後再轉男身方得成道看官你道這個老和尚將成正果之人只因一念差錯便變成



一條毒蛇若不虧華嚴和尚點化穩穩在地獄中不
得翻身從來道人身難得至道難聞奉勸修行之人
切不可有一毫貪戀之心恨毒之念錯走了道兒再
救不轉正是

慈悲勝念千聲佛

作惡空燒萬炷香

如今說西湖上一個故事也是個得道之僧只因一
念差錯投胎託舍昧了前因做了個姦頑不肖誤國
的賊臣留與千古唾罵把前功盡棄豈不可惜話說
宋朝南渡以來孝宗時節朝中有一個宰相姓史名

浩是明州鄞縣人輔佐孝宗共理天下那史浩雖然
位列三台爭奈子息宮着實艱難年登五十餘歲未

曾生子遂廣置姬妾也只生得幾個女兒若是姬妾
懷了男孕每每未曾及月便要小產隨你喫什麼保
胎丸究竟無益史丞相甚是着急曾聽得有人說道
求子之法須訪求深山中一個修行的老僧至誠恭
敬與他日日相好盤桓出入示他以富貴華麗之景
待他紅塵念頭一動起了一點喜好貪慕之心他便
一個筋斗翻將轉來就在你家爲子爲孫所以從來



道山中無好和尚朝中無好宰相此是必然之理史丞相聽了這話果然在兩山之中訪了一個老實的覺長老六十餘歲專一至誠修行不管閒事住于一間破茅庵之中終日念佛一日兩餐之外便就閉了雙目端坐於蒲團之上共坐過了二十五個年頭且是有些光景不期前世業障深重魔頭發動撞着這個丞相直教

擲翻二十年苦功 跌破三千劫面目

史丞相訪着了這個覺長老便就假做個老秀才闖入他茅庵之中看他拜佛施禮捨了些齋食與雞油等樣又與他修葺茅庵破漏之處覺長老也不知他是何等樣人然後日親日近漸漸相好就如道友一般相處後來却曉得這個施主是當朝一品宰相後移居于大寺之內史丞相一味恭敬就請覺長老常常來于相府談禪問法素齋供給異常齊整又故意把蟒龍玉帶幘頭之類放在面前金銀彩幣錦繡堆積如山玉器古玩外國珍奇之物無所不有丞相自己案桌之上金玉酒器飲食餚饌山珍海錯芳香



撲鼻鼓瑟吹笙錦屏之內玉珮玎璫蘭麝交錯嬌聲
艷語左右服役之人啾啾連聲威風凜凜果是

人間宰相府

天上藍珠宮

那覺長老是個老實和尚生平眼睛裏何曾看見那
世上繁華富貴之事如今終日在眼睛邊晃來晃去
一日史丞相問覺長老道還是和尚好還是我丞相
府這般樣富貴好那覺長老看了這許多富貴不覺
動了一點塵凡之念一時拿不住定盤星失口說道
丞相富貴好老僧山中修行清苦怎比得丞相這般
富貴那覺長老是個久修行之人時時有護戒神隨
着今見覺長老差錯着了魔頭便向耳邊報道師父
差了因果我去也長老聽得說吃那一驚不小暗暗
懊悔道此念一差可惜二十五年工夫廢盡今當限
落火坑矣遂急急忙忙別了丞相歸于寺中念兩句
道

八
二十五年摸索

今朝一念差錯

念罷遂閉目而化那史丞相正在家中飲宴只見覺
長老忙忙的走入內室史丞相立起身來迎接早已

不見了覺長老的踪跡心中疑惑卽忙差人去寺中探看方知道適纔已圓寂了史丞相卽日第十三個夫人產下一子史丞相明知是覺長老投胎心中大喜因此就取名爲史寬後來改名爲彌遠史丞相從來無子今虧得覺長老轉世與他做了兒子但這一個筋斗翻得不好竟忘却了前因那聰明智慧自不必說但生性一味歪斜姦險殘忍刻剝自小生于相府習慣了這些驕奢淫佚之事又因丞相晚年得子把他生性都驕養慣了竟訓他不下又倚着丞相之勢絕無忌憚專一以作惡爲事後來登第做官極有惡才人都服他又都怕他遂漸漸做到吏部侍郎那時正是寧宗之朝奸臣韓侂胄專權後來韓侂胄封了平原郡王思量立蓋世之功以爲固寵之計遂倡恢復之議舉兵北伐惹得金兵分道南侵勢如破竹宋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韓侂胄憂懼遣使請和金主不許道如要休兵但把那個起釁的首級砍來與俺俺便就休兵罷戰韓侂胄大怒用兵益急蜀口淮漢之民死者如山中外憂懼無可爲計那時寧宗的



楊后嗔怪着韓侂胄你道爲何楊后頗通書史性極機警始初還是貴妃只因寧宗的正宮恭淑皇后崩了要立正宮皇后那時寧宗還有一位曹美人也有寵于寧宗韓侂胄忌憚楊貴妃有機巧權術不肯立他爲后要立曹美人爲后又因楊貴妃不守家法私通了王瑜遂禁絕王瑜不許通籍內廷楊氏甚恨遂使了一片心機畢竟做了正宮遂恨韓侂胄切骨要報此一箭之仇那史彌遠暗暗于內中打聽了這個消息串通了關節乘中外忿恨之時遂上一本請誅韓侂胄楊皇后正中機謀從中力贊其事遂下一道密旨着史彌遠叫殿帥圍了侂胄私第遂將韓侂胄登時殺死于玉津園嗚呼哀哉了

可憐一代奸臣

化作南柯一夢

史彌遠除了韓侂胄楊后大喜就進史彌遠爲丞相那楊后聰明非常文墨精通嘗有宮詞三十首道

瑞日曠曠散曉紅乾元萬國珮丁東紫宸北極

班纔退百辟同趨德壽宮 元宵時雨賞官梅

恭請光堯壽聖來醉裏君王扶上輦鑾輿半仗

點燈回 柳枝挾雨搖新綠桃蕊含風破小紅

天上春光偏得早嵯峨宮殿五雲中 藍拖太

液水潺湲雲外樓臺日月閒春到漢宮三十六

為分和氣到人間 曉窗生白已鶯啼啼在宮

花第幾枝烟斷獸爐香未歇曲房朱戶夢回時

一簾小雨隔春山禁苑深沉白晝閒滿地落

花紅不掃黃鸝枝上語綿蠻 上林花木正芳

菲內裏爭傳御製詞春賦新翻入宮調美人羣

唱捧瑤卮 海棠花裏奏琵琶沉碧池邊醉九

霞宮苑融融春日靜五雲深護帝王家 後院

深沉景物幽奇花名竹弄春柔翠華經歲無遊

幸多少亭臺廢不修 天中聖節禮非常躬率

羣臣上壽觴天子捧盤仍再拜侍中宣達近龍

床 水殿簾開四面風荷花簇錦照人紅吾皇

一曲薰絃罷萬俗泠泠解愠中 繞堤翠柳忘

憂草夾岸紅葵安石榴御水一瀟清徹底晚涼

時泛小龍舟 薰風宮殿日長時靜運天機一

局碁國手人人饒着處須知聖算出新奇 宮





殿簾鉤看水晶時當庚伏熾炎蒸翰林學士知
 誰直今日傳宣與賜冰 雲影低涵柏子遲秋
 聲輕度萬年枝葉知玉宇涼多少正在觀書一
 夜時 瓊窗宮漏滴銅壺午夢驚回落井梧風
 遞樂聲來玉宇日移花影上金鋪 涼生水殿
 樂宸遊釣得金鱗上玉鉤聖德至仁元不殺指
 揮皆放小池頭 涼秋結束關尖新宣入毯場
 尙未明一朵紅雲黃蓋底千官下馬起居聲
 秋高風動角弓鳴臂健常嫌弓力輕玉階纔傳
 看御箭中心雙中謝恩聲 思賢夢寢過商宗
 右武崇儒治道隆總攬疏綱成治理羣臣臧否
 記屏風 用人論理見宸衷賞罰刑威合至公
 天下監師二千石姓名都在御屏中 家傳筆
 法學光堯聖艸真行說兩朝天縱自然成一體
 謾誇虎步與龍跳 泛索坤寧日一羊自從正
 位控詞章好生躬儉超千古風化宮嬪只淡
 擊鞠繇來豈作嬉不忘鞍馬是神機牽
 尾旒新巧背打星球一點飛 宮槐映日翠陰

濃薄昇應難到九重節近賜衣爭試巧綵絲新
樣起盤龍 角黍冰盤魚飴裝酒闌昌歎泛瑤
觴近臣誇賜金書扇御侍爭傳佩帶香 一朶
榴花插鬢鴉君王長得笑時誇內家衫子新翻
出淺色新裁艾虎紗 簾幙深深四面垂清和
天氣漏聲遲中宮閣裏催纈繭要稱新蠶作五
絲 歲歲蠶登麥熟時密令中使視郊圻歸來
奏罷天顏悅喜阜吾民鼓玉徽 小樣盤龍集
翠裘人出羈緩控五花駟繡旗開處鈞天奏御仗

先過第一籌

話說楊后極有絕才因此專政又因史彌遠與他除
了韓侂胄心腹之疾待他極其隆重三日一小宴五
日一大宴因此史彌遠出入宮圍之中絕無忌憚遂
與楊后為亂那宋朝家法極好獨有楊后不守家法
有人作詠詩詞譏刺史彌遠道

往來與月為儔

傾卷連天也蔽

因此史彌遠之勢愈大無人敢惹凡是史彌遠要做的
的楊后即時准奏楊后要做的史彌遠即時奉行表



裏通同權勢薰灼若是不中意的輕則刺配沙門島鬼門關重則竟爲刀下之鬼誰怕你吡起撞天屈來不要說他吐氣成雷就是他放一個屁也還威行千里那些奉承他的還要把這個屁頂在頭上當做救命符錄捧在鼻邊只當外國的返魂香吸在口裏還要咬唇咂舌嚼出味道來定要把這個屁自己接捧得個十分滿足誠恐怕人偷接了去以此威勢日旺一日怎見得

一片虎狼之心滿肚蛇蝎之氣身劍下擺弄着一副身軀剉磨時燒煉成百般形狀惡念起日月無光怒氣揮鬼神失色每見頭離頸偏供談笑之資常看血染塵不動慈悲之念竟是捉生啖死狠羅刹還如連頭嚼骨鬼夜叉

此時寧宗無子選太祖之後貴和立爲太子那貴和太子不十分中意史彌遠彌遠心生一計因見貴和太子最好鼓琴就費了數千金買了一個會得彈琴絕色的美人暗暗進與貴和不知其中就裏受了這個美人異常寵愛彌遠見貴和中了美人之計

就厚待那美人的父母金銀彩緞珍寶不時餽送買
了他美人一家之心就悄悄啟美人打聽消息凡有
動靜盡數傳報貴和見楊后與彌遠打成一家全沒
些畏忌心中甚是氣忿把楊后與彌遠二人的私事
都寫在桌上就像帳目一般一一記得明白又寫道
史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美人見了暗暗喫驚一日與
美人觀看壁上畫的天下地輿圖把手指着廣東瓊
崖二處與美人道我明日登了位斷然要把史彌遠
這奸臣充軍於此地美人故意問道史彌遠無甚過
失怎生便要充軍於此地貴和道亂倫誤國賊臣怎
生饒得那過美人只得答應道是又嘗稱彌遠爲新
恩說異日不充軍到新州便充軍到恩州去也美人
將此事細細來報與彌遠知道史彌遠大驚暗想道
風不吹不響樹不搖不動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
這樣光景斷難兩存不是他就是我一不做二不休
定要廢了他方纔安穩教他這太子做不成無梁不
成反輸一帖這是

明鎗容易躲

暗箭最難防

史彌遠要廢貴和太子之心日日在念他家中有個先生叫余大錫也是鄞縣人生性質樸彌遠甚敬重的其時余先生要回鄉去秋試辭別彌遠起身彌遠遂延人內書房設席餞行飲至半席屏退左右悄悄說道皇子心性不純不堪負荷重器先生回到浙東如有宗室賢明之子可密密訪求此是朝廷大事不可輕忽并不可洩漏我知先生純厚故此致託余天錫領命而去渡過錢塘江來紹興地方有分教

假太子一朝謝位 真天子即日登基

真天子是誰就是理宗皇帝他原是宋太祖十世孫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璠之子希璠生有二子長卽理宗名與莒次名與芮就是度宗之父家于紹興父親希璠早死止有母親全氏在堂家道貧寒伶仃孤苦不可勝言同母親住于外祖全保正家中相依過活那與莒自小生得堂堂一表龍行虎步兄弟二人俱有富貴之相曾遇算命先生說他兄弟二人之命貴不可言因此全保正愛護這兩個外孫那時與莒只得十二歲與芮十歲一日秋天炎熱與莒兄弟二人



同走到河裏洗澡忽然一陣雷雨起來二人無處躲
避急急走到一隻船裏頭避雨早驚動了船中一個
人這人就是史彌遠家先生余天錫正在船中睡覺
忽然夢見兩條黃龍負舟睡中驚醒急忙起來一看
只見有兩個小孩子躲在船裏來心中大驚問道你
是誰家孩子二人道我們是兄弟兩個姓趙住在全
保正家余天錫聽了就叫他們起來到于艙中與他
些酒食吃了天雨已住回他兩個走到全保正家問
其詳細全保正知是史丞相府中先生不敢怠慢即
忙殺雞具酒奉款命二子陪侍因說道此吾外孫趙
與苜與芮係是宗室曾有算命的說他兩個後來貴
不可言余天錫見這說話恰好與黃龍負舟之夢相
符就有心把些說話問這二子二子對答詳明並無
差謬余天錫甚喜酒罷相別全保正率領二子直送
到船邊而回余天錫因鄉試事已畢仍到相府就密
密把這件事說與史彌遠遠聞知大喜即召與苜來
一見史彌遠善于風鑑見與苜龍行虎步果有貴相
遂留與苜在京補爲秉義郎改名貴誠因沂王無子

就立爲沂王嗣子陞爲邵州防禦使史彌遠因父壽誕就于淨慈寺廣齋僧衆與國子監學錄鄭清之同登慧日閣屏退左右悄悄對鄭清之道皇子不堪負荷奈何聞沂王嗣子貴誠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位卽君之坐位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而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洩漏吾與君皆遭赤族之禍矣鄭清之點頭敬諾彌遠回府就命鄭清之爲沂王嗣子貴誠教授鄭清之遂日日教貴誠讀書作文又將高宗的御書與他日日講究後來鄭清之見史彌遠便將貴誠的詩文翰墨呈覽稱贊不絕口彌遠嘗問鄭清之道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畢竟如何鄭清之道其人之賢更難盡述然一言以斷之總曰不凡二字而已彌遠大喜從此日日在寧宗面前一味稱贊貴誠之好說貴和太子許多不好之處

虛實要寧宗廢貴和而立貴誠正是

計就月中擒玉兔 謀成日裏捉金烏

後來寧宗患病漸漸危篤史彌遠先與楊后計較端正楊后始初也還不肯史彌遠遂把貴和寫在桌上

之事一一說知楊皇后大怒立意要廢太子便道廢了貴和誰人可立史彌遠道沂王嗣子甚是賢良有龍行虎步之相此朝廷之福也楊后點頭應允彌遠見楊后應允就着鄭清之先與貴誠說知欲立之意貴誠嘿然不應鄭清之道丞相以清之從遊之久故使布腹心足下一語不答何以復命于丞相貴誠方纔拱手慢慢說道老母在紹興鄭清之登時把這話說與彌遠彌遠一發嘆其不凡卽時取他母親全氏居于沂府寧宗崩後彌遠在于宮中矯詔立貴誠爲太子登時着一班行人分付道今所宣是沂王府皇子不是萬歲巷皇子若有差錯汝等卽時處斬一班行人皆唯唯連聲而去且說貴和太子在萬歲巷聞得帝崩在那裏等候宣召再不見來心中甚是疑惑到牆壁間伸頭伸腦東張西望打聽消息只見一班行人共有百餘人飛也似跑過他府門首而去却不進來心中甚疑霎時間又見這一班人簇擁一人而來過其門首那時天色昏暗却看不出不知是何人胸中慌張之極又沒處打聽消息那一班行人捧了

貴誠到于宮中見了楊皇后行禮已畢楊后撫其背道汝今爲太子矣史彌遠卽時引貴誠至于樞前命貴誠舉哀舉哀已畢方纔召貴和那貴和見召只道召去做皇帝心中甚樂隨至宮門那管宮門內監只放貴和一人進宮左右從人一槩不許進內史彌遠也領了貴和到于樞前舉哀舉哀已畢卽時引出却叫殿帥夏震看守着貴和遂召百官立班聽讀遺詔仍舊引貴和立于舊班貴和大驚道今日之事我如何還在此班當下夏震捉弄他道未曾讀詔書之前應在此班待讀詔書之後方卽位也貴和太子還只道是真欣欣有喜色只聽得鐘鳴鼓響文武班齊遙見殿上燈燭輝煌之中已有一位頭戴冕旒身披龍袍端端正正登寶座受南面之尊了貴和大驚失色宣讀詔書已畢兩下閣門官高聲宣贊百官拜舞賀新帝卽位貴和不肯下拜夏震把貴和背一把按將下來不容你不拜拜賀已畢遺詔封貴和爲濟南郡王卽時趕出朝門不容稽遲發一枝兵護送貴和居於湖州果是

一着不到處

滿盤俱是空

貴誠太子卽了帝位就是理宗是南渡來第五朝天子在位四十年理宗無子立了兄弟與芮之子是爲度宗這是後話兩龍負舟都有証據可見帝王自有定數非可矯強理宗卽位之後尊楊后爲太后再一同聽政封本生父親希蘊爲榮王母親全氏爲護國夫人全保正一家榮貴感史彌遠立已之功凡事拱手以聽那時史彌遠只當是皇帝了却說貴和廢爲濟王居于湖州鬱鬱不樂那個彈琴的美人原是彌遠心腹彌遠仍舊取了回去受用過了幾時湖州有個反賊潘壬潘丙說這濟王是個奇貨可居一夜約會了一千無賴之徒手執鎗刀器械搶入濟王府中口口聲聲說舉義兵推戴濟王爲帝濟王聞變急急換了衣服躲于水竇之中不期被眾兵搜將出來磕頭跪拜稱爲萬歲一齊簇擁了到于州治之中潘壬潘丙叫眾兵士到東岳行宮那裡取了一張貼金的龍椅放在堂上要濟王穿了黃袍坐于那張龍椅上濟王號泣不從眾兵把刀放在濟王項頸之上濟

王只得應允道切不可傷太后與官家衆兵許諾潘王潘丙假寫淮安將官李全一張榜文掛于州門之上稱兵二十餘萬共舉義兵推戴濟王卽位遠近震動及至天明一看不過是太湖中漁戶及巡司弓兵百餘人而已有的有鎗刀有的沒鎗刀手中都執有漁叉白棍濟王知事不成就與州將勒兵轉去把這一千人勦滅已盡後來四處調兵前來殺賊那賊已通殺完了濟王因驚懼得了病史彌遠遣官來諭慰濟王一壁廂命太醫院來看視暗暗下了一劑不按君臣佐使的藥霎時間濟王九竅流血而死嗚呼哀哉了那濟王死得甚是可憐冤魂不散終日披頭散髮現形露體作祟彌遠恐懼只得把濟王來改葬又作佛事超度後來彌遠無人拘管一發放肆終日在于宮中與楊后飲酒取樂外邊人通得知又見濟王死得冤枉滿城中播出兩句口號道

楊柳春風丞相府

梧桐夜雨濟王家

楊柳者楊后也不可明白說出故意作此隱語以譏諷之那時彌遠手下共有三凶四木在于要路做他

的爪牙三囚是那個

梁成大 莫澤 李知孝

四木是那個

薛極 胡榘 聶子述 趙汝述

四木者因四人名字都是木字因此稱爲四木彌遠
手下有了這三囚四木凡是賢人君子都一網打盡
貶的貶竄的竄死的死誰人敢道一個不字若是要
做高官的都要呵呀捧屁異常鑽速方得官爵有個
宗室氣忿不過却叫優伶搬演戲文內中扮出一人

手拿一塊大石用大鑽去鑽那塊石頭再鑽不進
個人嘆道可惜鑽之彌堅一人把這說的人打一下
道你不去鑽彌遠却來這里鑽彌堅可知道鑽不進
也彌遠得知此事將這一班優伶盡數殺死連這個
宗室也都結果了從此籍口結舌不要說彌遠二字
不敢犯連史字兒也不敢道着了竟成了一個痴聾
瘖瘂的世界豈不可歎果是

還將冷眼觀螃蟹 看你橫行到幾時

後封爲衛王威行天下整整做了二十六年宰相怎

當得害得人多冤魂日日纏身被衆鬼活捉而去人
人聞之無不暢快都酌酒相賀彌遠死後數月一日
黃昏家中聞得有敲門之聲却是丞相回家妻子驚
惶只見披頭散髮滿身流血項帶鐵索鐵鎖合家都
道丞相怎生如此模樣彌遠眼淚直流再三歎息道
早知如此悔不當初我前生原是覺閻黎只因一念
之差誤投托于此地昧了因果報應作惡甚多害人
不計其數又因濟王楊后之事今日在城隍處對証
拷打苦不可言我因記掛家中暫時回來一尋你們
大家齊心學做好人不可像我在日放心放意作惡
只道鬼神不知決無報應誰知今日受這般苦楚懊
悔無及我今別了你們便到地府陰司受罪永無出
世之期亦永無見你們之日矣遂放聲大哭一場哭
畢索紙筆題詩一首道

冥路嚴刑不可聞

妻孥無復舊時羣

早知泡影須臾事

悔把恩讐抵死分

題詩已畢便慌慌張張出門舉家痛哭送至門首
見牛頭馬面青臉獠牙一羣鬼使都立于門首鐵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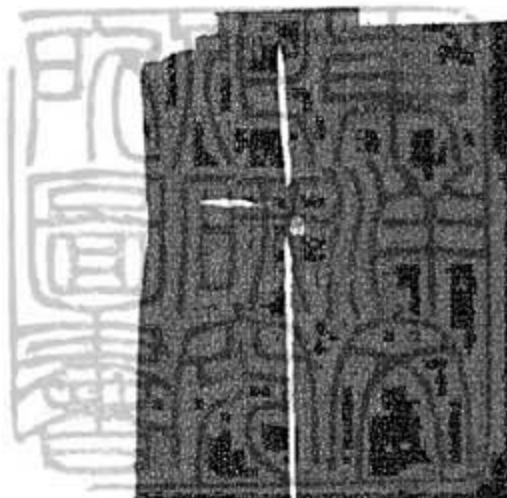
了史彌遠陰風陣陣冷氣逼人烟霧騰空如飛而去
舉家驚得跌跌撲撲正是

若非閻羅會立法施刑 只道丞相可隨心作惡
遂大作佛事超度祈求免罪丞相人家那少錢財若
請了些和尚道士便能滅罪超生則人人落得作惡
矣況且那尸山血海上來的錢財佛菩薩亦斷乎不
來受領所以史彌遠在日人都歎息道怎生覺閻黎
做出這般行徑因作詩歎道

蒲團坐破覺閻黎 一念之差去路迷

不但冥途多慘酷 千年唾罵永昭垂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